

青杉白木（罗村梦忆之九）

□ 罗嘉许

在山靠山，吃山养山，养护山林，是罗村人世代相传的事。我听祖父讲：村人养山栽树，终其一生，寿高的可以达到二轮半。这里是指二十到二十五年为一轮出林的杉木。

杉木，是罗村一带主产木材。村人食粮是六谷，这六谷与杉树就结成相生相克、相辅相成的生长关系。

宜林山上的杉树砍伐之后，这块山地就用来种植六谷，一年之后，视土质肥力好差，好的可以再种一至两年六谷，地力差的，次年即种油桐。六谷和油桐间作，培育六谷，抚育油桐。第三年，油桐进入盛产期，村人叫做“当龄桐”，就要扦插杉苗，三种作物同时培育，此后，油桐树老抛荒，杉苗已能独自吸收天地之精华，在荒草丛中成长，进入下一个生产循环。

山林粮食递进种植，花同样劳力，培育三种作物，几年都有不同的收益，这是老祖宗摸索出来的科学的生产方式，所以村人能够做到靠山、吃山、养山，生生不息。

杉树从幼苗，到成为可以卖钱的商品，有一个较长的繁复的生产过程。

一座山头，或者几个山头、山湾一连片的杉树，都可以出售了，这时会有收购木头的商人进村来“判山”。“判山”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操作，买卖双方会同请或各请人“判山”，有经验的村民会亲自参加。他们从山脚爬到山头，从山湾爬到山脊，林密林稀，树粗树细，都看在眼里，揽在心中，有时会重复攀登踏勘，以求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“码子”。几次商谈，各述依据，买卖双方都同意判出的“码子”，成交付钱，这以后就是收购者的事：雇人伐木，把树变成钱。

伐木，我们叫“做树”，均在冬季进行。路远的地方，会在野山沟里搭一个很大的芒秆棚，为二三十个“做树”人的食宿之所，且就近上山，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效率。

做树分前后二期。前期砍伐，这较为简易，带上柴刀与阔板斧头就可以了，但有一个要点，即砍倒的杉树，全部要树梢往上翻，不能东倒西歪，更不可以树梢倒向下山，若那样，后期的生活是没法做的。

山上杉树全部砍伐后，要“抽胚”，即让日晒风吹。杉树叶，我们叫做“杉毛刺”，由翠绿转焦黄，说明树身里的水分已风干了一半以上，这才开始“做树”。先将砍伐倒地的杉木，削除杈子和树杪，汇集溜放到某一点，做好作马，然后用刮刀（一种特制的长约一尺八寸，形若弯眉，两端各有一个把手，披刮杉树皮的利刀）刮去松黄色的外皮。合乎尺码的杉木，外皮要全部披刮干净，俗称“白条子”。够不上码子的，在树身三面刮上一刀，披去树皮，叫做“三花头”。

一块山上的树做好了，远远望去，山上凌空架着一棚一棚的“白木”，点缀在苍黄山色之间，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。白木杉条风干之后就是围量，“判山”人的目光准与不准，做生意的客商能赚多少，山主卖得亏不亏，都在一量之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知道结果，也只是一乐或一声叹息

而已，再者是在火炉边上添些许闲话。

围量，用的是一种竹制的精巧小卷尺，记数与报码也有一定之规。记数是用拉丁字母，报码口语有的会念成别音，如“寸”会念成“沉”，“半”会说成“贝”，若“一尺一寸半”，围量的人会报成“一尺一沉贝”，当然，记码的人立即要回应“一尺一沉贝”，并迅速记下来，围量的人有时会凭经验，不用手量，只目光一扫，就会随口报数码出来，记码若不灵敏，反应不快，重问一声，就会挨骂：因为你打断他的思路了。

围量结束，木客要雇人背树下山。背一百斤杉木给多少力钱，定得划算，村里劳力会川流不息地上山背树，赚些零用钱。我在十五六岁时，有天傍晚农事之余，也去到板坞源里背了一趟，连搭挂也搁上去过秤，一百多斤树，当时拿了力钱，跑到周家店里买了一斤多桂圆，一家三口，好好地吃了一顿哩。

树的堆场设在水边，也就是“排场”，称树的秤是用一丈多长的细杉木制成的大秤，还有“抛秤”的惯例，即：实背一百斤杉木，因山路难走，须多花力气和时间，于是过秤的人，会另加数十斤虚数，虚数和实背数一样付力钱，以促使山上的杉木早日背下山来。

杉木背到溪边的“排场”之后，以长短粗细分类堆放，叫做“择仓”，然后请“啄疤”的人，在杉树根部啄一个二寸孔穴，供“串排”用。啄疤的人有一把“啄疤斧”，是专用的工具。这种斧头的头甚厚重，斧身尺余，狭长，渐下伸而瘦细，至斧口仅寸余，极锋利。由于上重下细，举斧直下切时，更利于啄切坚硬的树根。啄疤人在溪边啄疤，其声“咚咚”，如山中的啄木鸟一般。啄下来的树头碎屑，是很好的燃料，我们少小时常常背着横篓，到疤场拾取，以作柴薪。杉木啄疤这道工序完成之后，接着就是“串排”，“串排”的人也是村里懂行农民。他们带着杉树藤、串柴、毛竹节等材料，把已经啄好疤孔的杉木，按长短、

粗细、弯直归类，串成木排，一节一节，叠在溪边，等候春水。

春风料峭，春雨绵绵，杨柳抽青，桃花初蕊，山溪水涨，正是放排的时候。会撑排的村民，自由组合，来排场里撑排，也就是放木筏。

他们头戴硬边小笠帽，身着蓑衣，腰里斜插一把半斤重的小斧头，肩上扛着排篙，着草鞋，裹绑腿，个个精神抖擞，放眼一望，就知道是一支久经风雨，敢搏山洪的放排队伍。说起搏山洪，我想起了孩提时听说的，至今记忆犹深的放排历险故事，那是嘉润的爷爷、村人叫他为根朝老头讲的亲身经历。

罗村有“近怕鬼，远怕水”的民谚，因为路远，人生地不熟，不识水的深浅情势，易出意想不到的事故。有次，他到分水县的罗山或是北江的溪源里放排，事前他虽探过水路，但易涨易退山溪水，水涨溪流变，他撑排头，在山溪狂流中，踏着浪花，越过巨岩，闯滩直下。忽见前方远处，浪激如山，轰鸣之声震得山回谷应。“不好！”他心一惊，急把排篙近排插下，使出浑身气力，木篙扭若弯弓，在二夹配合下，拨转排头，轰然一声，木排傍崖而直下。事后才知，那险处是一山崖洞穴，下是暗河，当时如逐水闯入其中，那真是一去永不回了。他说手中那支排篙功劳不小。

撑排人用的排篙，不是毛竹，也不是一般如黄桫、坚槭一类的硬木，是木禾。这是一种韧劲非常、有小毒、防虫蛀、长期水浸不会霉变，为撑排人所钟爱、珍惜的木种。有时撑排人的命即悬于其上呢！排篙梢头装有铁制的“老鹰嘴”，根部套一铁箍，中间牢牢地嵌入五寸长的铁舌。这是排工犀利武器，在急湍山洪中，撑竿勾连，得心应手。

春水中，木排放多放少，既依水流大小，也凭胆量和技术，七八节排一条，十五六节排一条不等。长排如龙，踏浪而过，从深山之谷，有顺利之时一天就放到胥口交货。不管夜浅夜深，他们忘却疲劳，扛着排篙，踏着夜色，一路高谈阔论，兴致盎然，返回胥源谷底，回到那炉火正浓的家里。

旧的一轮杉树已成商品，新一轮开始成长。



建功立德之乡 精神文明高地